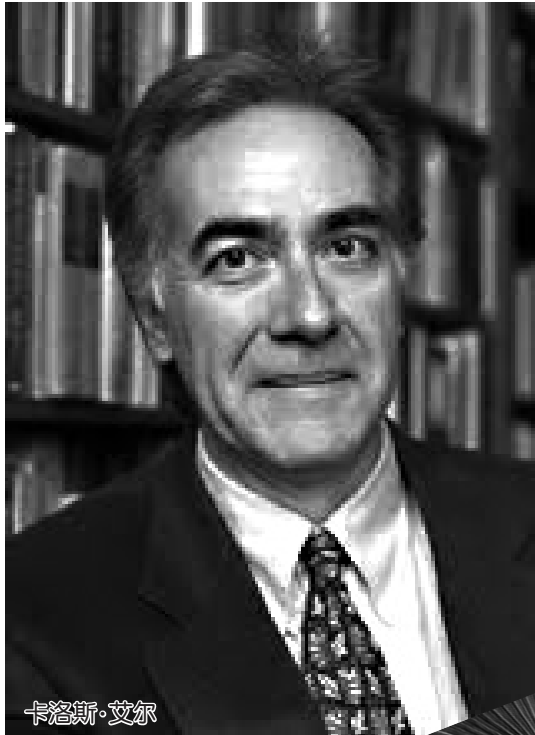


卡洛斯·艾尔与古巴裔美国文学

□李保杰



卡洛斯·艾尔

卡洛斯·艾尔(Carlos Nieto Eire)是当今著名的古巴裔美国作家之一,他的《在哈瓦那等待风雪:古巴男孩的告白》(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 Confessions of a Cuban Boy)斩获2003年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作品),他由此成为第一位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古巴裔作家。

卡洛斯·艾尔1950年生于哈瓦那上流社会的富贵之家,父母都是欧洲白人的后裔。1962年,11岁的艾尔和哥哥托尼来到美国,母亲在3年之后获许可出境,来到美国与兄弟二人团聚,但是父亲一直留在古巴,直到1976年去世也未能与两个儿子相见。卡洛斯于1979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明尼苏达州的圣约翰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任职,从1996年开始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从事历史与宗教研究。2010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回忆录:《在迈阿密学会死亡:难民男孩的告白》(Learning to Die in Miami: Confession of a Refugee Boy)。这两部回忆录构架了卡洛斯·艾尔作为作者/叙述者的移民经历和文化适应过程。但是,由于作者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批评,这两本书都未能在古巴出版。

卡洛斯·艾尔的这两部作品名为“回忆录”,获奖时也被划分到“非虚构类”作品中,但卡洛斯·艾尔曾明确提出,“回忆录”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是“小说”。“我跟自己开了个玩笑。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作回忆录来写,而是当作小说……”所以,这两部作品都属于“虚构性自我书写”,将个人经历和历史叙事结合,通过个体的生活变迁反映历史,力求在宏大历史背

瞭望台

加莱亚诺《火的记忆 I:创世纪》

破解被绑架的记忆

□张翠容

我第一次读到加莱亚诺,觉得作者好像从书中跳了出来,背后还有一群群穿上彩色织布披肩的拉美原住民,他们一脸扭曲,张大嘴巴,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加莱亚诺是我的启蒙导师,他揭开了人类孤独千年的历史。拉丁美洲地区是欧洲资本全球化后最早被掠夺的地区之一,其后欧美在非洲、中东和亚洲重复其在拉美的殖民手段。加莱亚诺向世人揭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其实那也是我们的血管,由此我们想到,我们是否也感到共同历史的痛楚?

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一直抵抗在自己土地上成为“他者”。这是否与他们祖先不屈的性格有关?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到中美洲的玛雅人,再到南美洲的印加人,都出现过不少拒绝西班牙征服的顽强抗争者。他们从远古活到今天,从未在拉丁美洲这片大陆上消失,并且化作标杆,引领后人。

加莱亚诺的作品虽然述说拉丁美洲被掠夺的故事,但这同时也是自古以来强者掠夺弱者的普遍故事。由古至今,日光之下无新意,加莱亚诺剥去层层历史的伪装后,揭示的是骇人听闻的“文明”本质其实是野蛮。

在2009年的美洲高峰会上,时任委内瑞拉总统的查韦斯突然趋前,将加莱亚诺的第一本史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erica Latina)的西班牙文原版,塞进美国总统奥巴马手里,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拉丁美洲领导人要美国总统直视他们被切开的血管。查韦斯此举,令这部沉寂的作品得以复活,一跃而居亚马逊畅销书榜的第二位。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拉丁美洲在新旧殖民主义下如何被西方掠夺。该书被视为纪实版的《百年孤独》,手法魔幻。书中所述充满“不太方便真相”,因此逃不过军人独裁政府的查禁,加莱亚诺也逃不过上世纪70年代拉美知识分子的命运,他被迫流亡,辗转来到西班牙,生活困顿,不过壮志依然。《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出版后,他开始潜心构思一部有关美洲千年历史的巨著。在拉美殖民地宗主国的国家图书馆里,他不仅看到拉美,更开阔至整个美洲;他不仅要呈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几百年历史,更要梳理整个美洲近千年土著居民历史的研究。换言之,他要把北美和加

景下追溯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

卡洛斯·艾尔的成功反映了美国古巴裔文学的创作成就。美国古巴裔文学始于20世纪中期,随着古巴移民的到来而发展。除了卡洛斯·艾尔之外,还有众多知名的古巴裔作家。奥斯卡·西罗胡斯(Oscar Hijuelos)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拉美裔作家,他的《曼波国王奏情歌》(The Mambo Kings Play Songs of Love)获得1990年普利策小说奖。尼洛·克鲁兹(Nilo Cruz)的剧作《安娜在热带》(Anna in Tropics)获得2003年普利策剧作奖;而在此之前,古巴裔剧作家玛利亚·佛尼斯(María Irene Fornés)曾是20世纪60年代百老汇运动的推动者,被誉为美国先锋派戏剧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娜·加西亚(Cristina Garcia)的《梦系古巴》(Dreaming in Cuba)获得国家图书奖虚构类作品的提名。

虽然艾尔的《在哈瓦那等待风雪》较富盛名,但并不是古巴裔文学中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在此之前,古巴裔作家已经出版了多部“回忆录”或者“自传”。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帕布罗·梅迪纳(Pablo Medina)的《流放的记忆:古巴的童年时光》(Exiled Memories: A Cuban Childhood)。之后还有维吉尔·苏亚雷斯(Virgil Suárez)的《心中的安哥拉:古巴-美国童年的记忆》(Spared Angola: Memories from a Cuban-American Childhood),弗洛尔·费尔南德斯·巴里奥斯(Flor Fernández Barrios)的《雷霆的祝福:古巴的少女时代》(Blessed by Thunder: Memoirs of a Cuban Girlhood),艾德里奥·格里洛(Grillo Evelio)2000年的作品《古巴黑人美国黑人:回忆录》(Black Cuban Black American a Memoir)。另外还有古斯塔沃·佩雷斯·费尔马特(Gustavo Pérez Firmat)的《来年古巴:在迈阿密的成长往事》(Next Year in Cuba: A Cuban's Coming of Age in America),此作曾获得1995年普利策奖非虚构类的提名。普利策小说奖获

奖作者奥斯卡·西罗胡斯也在2011年出版了回忆录《戒烟后的沉思》(Thoughts Without Cigarettes: A Memoir),是作者晚年时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从这些作家生活的时代和作品创作的时间可以看出,除了最年长的格里洛之外,他们大部分出生于上个世纪古巴革命前后,经历过社会的变革,后来移居美国。到90年代,这些移民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善,社会地位得到巩固;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因此希



望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并且呈现出来,由此造就了古巴裔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时期。这些作品大都以古巴革命前后为背景,讲述社会巨大变革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同样也讲述叙述者心智的成长。这些作者之所以将作品定义为非虚构性的“回忆录”,就是为了使得文学叙述具有更大程度的“真实性”,将个人记忆置于历史的框架之中,力图通过个人历史来反映古巴民族的历史和古巴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经历。

从卡洛斯·艾尔两部作品的题目中,可以明确地看出作者书写的重点就是所谓的“个人经历”。《在哈瓦那等待风雪:古巴男孩的告白》的故事开始于1959年元旦,结束于1962年卡洛斯·艾尔和哥哥登机赴美。该书以哈瓦那的生活为重点,讲述了古巴革命以后作者和家人的生活。作者一家在巴蒂斯塔政权时期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社会变革使得他们对于未来充满疑虑。父母最终决定将卡洛斯和哥哥送到美国,兄弟二人在离家前享受着与父母在一起的最后时光。《在迈阿密学会死亡:难民男孩的告白》以兄弟二人在迈阿密的生活为中心,讲述他们辗转在佛罗里达州和伊利诺州几个寄养家庭之间的生活。两部回忆录都充满沉重的怀旧情绪,基本采用时间顺

序,不过在涉及某个话题时会将不同时期的事件串联在一起,通过明显的时间标志加以标示,例如:“时间来到20年之后”,或者“现在重新回到1963年”等,这种时间上的跳跃增加了叙述本身的可信程度。

《在哈瓦那等待风雪:古巴男孩的告白》伊始,卡洛斯回忆他8岁那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巴蒂斯塔总统逃跑了。“我一觉醒来,这个世界全变了,而且,令我不解的是,没有人问我的感受如何。自从那一起,就一直是这样

子了。当然,其实一直就是这样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怪事一件接着一件:有好事,也有坏事,大部分不好不坏。并且,都由不得我自己……那一天,是1959年的第一天”。曾经令卡洛斯引以为豪的古巴,“我的古巴”正在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他们的邻居陆续离开了,巴蒂斯塔时期的高官和富商也不见了。最终,借助于美国政府和旅美古巴宗教人士实施的“彼得·潘计划”(Operation Peter Pan),卡洛斯和托尼才得以在1962年离开古巴。这部作品记录的是“风雪”的来临——卡洛斯回顾自己如何从古巴社会的特权阶层,一下子跌落为美国的“少数族裔”。“那次短暂的飞行旅程把我这个白人小孩变成了拉丁人。每次我填表时都得记着,我是‘拉美裔’,不是‘白人’,也不是‘高加索人’。不是哪一种事物剥夺了我的白人身份。根本不是,只是那45分钟的航程”。

《在迈阿密学会死亡:难民男孩的告白》讲述卡洛斯兄弟独自在美国生活的故事,从1962年4月卡洛斯和托尼走下飞机,踏上美国土地开始,一直到1965年圣诞节母亲来到美国与他们团聚。该回忆录的时间线索更加明晰,以兄弟两个在不同寄养家庭的生活为序,讲述他们一步步远

离古巴身份、变成美国人的过程,核心主题是“死亡”和“死后的重生”。与充满怀旧情绪的第一部回忆录相比,该作品中更加突出的感情是苦涩。只有真正踏上美国这个陌生之地,卡洛斯才意识到,从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再也不能在家里过圣诞节了,再也不能了。事实上,我再也不会拥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了。圣诞节已经死去了,就好像十字架上的耶稣,死去了,腐烂了”。

书名采用“死亡”意象,是因为死亡代表着过去岁月的消亡和一段生命的终结,同时也代表新生的希望。失去家园让卡洛斯开始成长,因此,一次次死去的经历也比喻卡洛斯和哥哥开始新生活,实现身份转变的节点。在“家庭温暖之屋”那段最为不堪的岁月中,兄弟二人为了逃避恶劣的生存环境而躲到公共图书馆看书。这为卡洛斯开启了一扇发现自我的窗户:“给了我通向过去和未来的通行证,并最终为我赢得了将来的谋生之路”。回顾当年的历程,卡洛斯感慨道:“可在别人看来,这种生活十分艰难,但是于我,这已经十分完美了。我喜欢其中的点点滴滴,即便是最痛苦的经历。现在,我已经明白,痛苦也不是坏事——是救赎——如果你能够正确看待生命中这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话。没有痛苦,便没有快乐”。

卡洛斯·艾尔的回忆录集中反映了“彼得·潘儿童”问题。古巴革命以后,政治风云突变,巴蒂斯塔政权时期的上流社会陡然感觉到危机。此时,卡斯特罗政权的反对者开始蛊惑人心,称反对派人士的儿女都将被送到军营或者苏联的劳动改造营,许多人都感到惶恐不安,大部分人选择将孩子送到美国。1960年到1962年,在流亡美国的古巴人组织和宗教组织的策划下,实施了“彼得·潘计划”,陆续将14000多名古巴儿童送到美国,寄养在古巴移民或者美国人家里。古巴移民问题研究专家玛利亚·托瑞斯就是一名“彼得·潘儿童”,也是古巴移民问题研究专家。她认为联邦调查局是始作俑者,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解密相关文献,但是始终没有获得许可。

鉴于古巴裔美国文学中涉及的敏感政治问题,这些文本的接受会有一定的争议。无论是“回忆录”还是“小说”,它们都是文学书写,不过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种生活经历的展现。从卡洛斯·艾尔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类文学叙述体现了复杂的权力关系,不仅决定了书写内容的选择,而且还会影响文学作品的接受。尽管两部回忆录中叙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从中确实可以看出社会历史变革中个人的挣扎、奋斗和成长。同时,鉴于作者“彼得·潘儿童”的身份,社会和学术界对于没有监护人陪伴的“儿童移民”问题也愈加关注。应该说,这也是文学书写之社会价值的充分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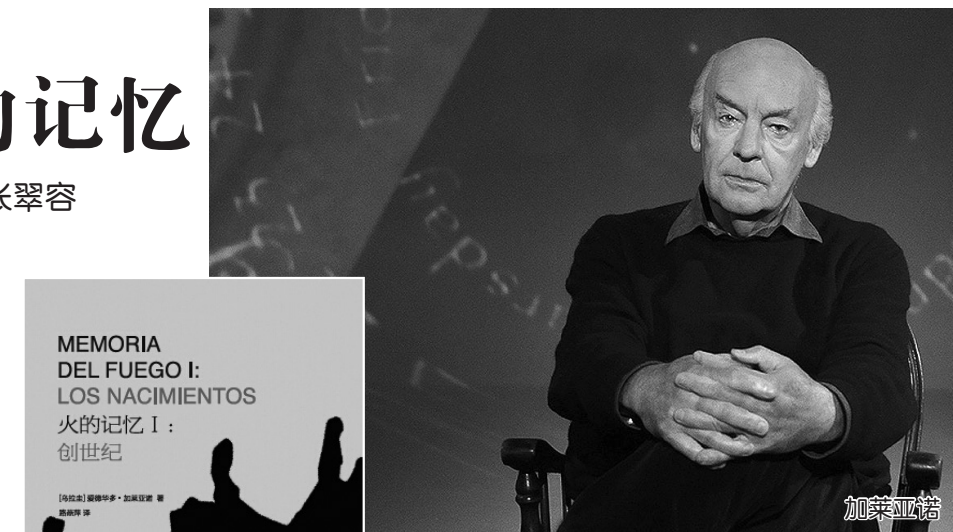
书讯

《约恩·福瑟戏剧选》中译本出版

日前,《约恩·福瑟戏剧选》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取了作家最具代表性的5部作品:1996年获得易卜生文学奖的《名字》,讲述了家人相互疏远的家庭故事。怀孕的女孩和孩子的父亲无处可去,回到了女孩的父母家。女孩的父母从未见过准爸爸,对女儿怀孕的事也一无所知,男孩也感觉到他不受欢迎。这是一个功能缺失的家庭,对话几乎无法进行;所有必要之事都成为习惯性的姿态,每个人都感到孤独。该剧也讨论了如何运用语言来创造有特殊含义的深刻内涵。获得北欧国家戏剧奖的作品《一个夏日》和《死亡变奏曲》以及《有人将至》,都探讨了死亡、记忆与孤独对生者的纠缠。在《一个夏日》中,丈夫毫无预兆地选择了死亡,离开家走向大海,再也没回来;妻子则日复一日地在窗前面对大海,无法摆脱记忆的纠缠。在《死亡变奏曲》中,一对爱情早已死去的夫妻失去了女儿,他们被迫重新面对彼此、记忆和过往,他们因这场悲剧困惑,却无从寻找答案。《吉

他男》是福瑟作品中唯一的独角戏,也是福瑟作品中被搬演最多的一部。

约恩·福瑟在当代欧美剧坛颇富盛名,被称为“新易卜生”,其作品迄今已被译成40多种文字,并多次获得国际艺术大奖。福瑟的剧作中充满诗意,对世间之人怀有无限悲悯之情。他擅长使用包含巨大情感张力的极简语言,对白的节奏感与音乐感强烈,并置的时空、交缠的现实与梦幻都彰显了其独特的美学与戏剧风格。(世文)



勒比海也纳入宏大的美洲论述里。

上世纪80年代,加莱亚诺写出了《火的记忆》,他用神话和诗篇回溯美洲千年的历史,该书一出即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并列成为美洲历史的另类经典记述。该书记载了美洲的“千年孤独”。由于它面对的时间维度和空间层面十分广阔,加莱亚诺便以三部曲来完成。

在《火的记忆》中,作者首先要摆脱由欧洲殖民者主导的“美洲概念”,他们认为美洲在他们到来之前是黑暗与蒙昧,美洲的发展得助于欧洲人的教化。而历史证明,美洲大陆被殖民之前,绝非蛮荒世界,它曾富庶繁盛,并为后世留下了多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也曾出现有关创世纪的神话传说、有系统的哲学思想,以及科学发明和文化艺术等。

加莱亚诺要做的,就是重塑历史、重塑身份,以抗衡历史谎言。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几百年来,拉丁美洲不仅被掠夺了金、银、硝石、橡胶、铜和石油,而且遭受了记忆的侵占……作为作家,我想为拯救整个美洲被绑架的记忆贡献绵薄之力,特别是拉丁美洲这片被人轻视的深情土地的记忆:我想同她说话,分享她的秘密,询问她诞生于何种多样的土壤……”

因此,《火的记忆》企图把气息、自由和词语还给历史。作者想还原历史真正的面貌,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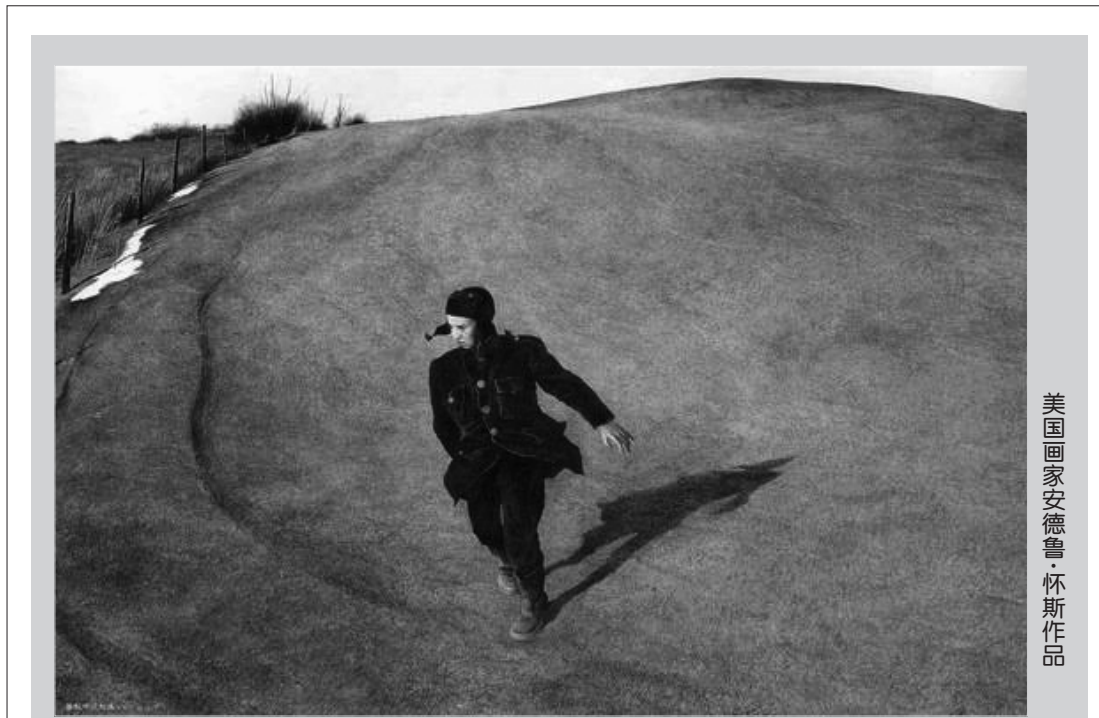
却只能以个人风格和方式去书写、讽刺和戏谑;作者也没有局限于体裁,它涵盖杂文、史诗、记录文献、编年史册……无论怎样,一切都会按史实基础而成。

既然体裁不拘一格,作者便在书中跳出不同的舞姿:书中有神话传说,也有注有年份、地点和出处的历史事件,其中有被遗忘的角落,或被扭曲的人物,透过具有深长意义的小故事,让读者看到拉美人民被抹杀了的身份印记。

《火的记忆 I:创世纪》开篇即以生气勃勃、色彩斑斓的创世传说,吸引了读者。无可否认,要了解某个地方和民族的精神文明,便得先了解他们在神话故事中所塑造的宇宙观,而美洲的神话,无疑充满丰富的想象: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从太阳、月亮到银河的诞生,还有温哥华岛土著有关潮汐涨退的传说、安第斯山脉祖先对大洪水的神话记载、瓦哈卡谷地的乌龟故事以及玉米造人等,世界的“最初的声音”就好像起源于美洲大地上。

在瑰丽的神话之后,殖民时代正式开始,有血有肉的小故事一个接一个。关于征服与压迫、反抗及斗争,从加勒比的古巴、位于北美洲边沿的墨西哥,到中美洲的危地马拉,以及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智利等,征服者的狰狞面目,被迫成为农奴的劳苦大众,还有拒绝服役异邦人、压迫者的妇女……原本被遗忘的人与事,纷纷在加莱亚诺笔下还原,作者在字里行间灌注了深沉的情感,他没有刻意去写一部客观中立的历史作品,因为对自己土地有着深沉的爱,便无法保持距离,只好坦陈一切,绝不后悔。

《火的记忆 I:创世纪》为第一部曲,记事至17世纪,这段奇特的历史旅程令我们知道,可以有另一种书写和阅读历史的方式,以破解被绑架的记忆。



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作品